

□刘友洪

说它很出名,那是因为它已经拥有2000多年的年龄,是四川省的一级古树,眉山市的“树王”。说它很无名,那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已工作25年,之前居然没听说过——它的低调足以让世间的所有存在都显得无比卑微。

当我得知了它的存在,就心心念念不能忘怀,在脑海中翻来覆去设想它的模样。但当我翻出手机的计算功能,用2000年去乘以365天,得出73万天的时候,我竟失去了去探视它的勇气。

2000年的光阴,不仅是一个时间长度,更是一个包含时空广度、厚度、深度的立体聚合。这2000年中,蕴藏着多少惊悚骇俗的传奇故事和文明成果。而我,仅仅是这2000年中一个毫不起眼微不足道的尘埃,我又有资格去探视它呢。

况且,一切生灵对古树都心生敬畏,连鸟雀也不敢轻易打扰,何况我一个凡夫俗子。

可我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它的吸引。在兔年正月的某一天,当我脑海中冒出探视的念头时,我来不及思考,立马驱车前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万胜镇天乐村,去赴一场望穿秋水的约会。

它就立于法宝寺内一座小山头上。它孤寂地立在那里,四周都低矮了下去,周围没有树与它相伴。

我远远地望着这棵千年古树。而它,并不因为慕名前来的人数增加而有丝毫改变。其实,我想,树本身是希望低微的,或者说,它并不奢求显贵,甚至说,它不在乎低微或显贵,它心如止水。它就立于2000年的光阴,浓缩成一个站立的姿势,立在那里。

它用它那硕大的树冠庇护着脚下的这片土地,粗大的树根伸入小山头的内部,四周是新建的铁质围栏,围栏是政府建的。这也足见当地政府对古树

□周丁力

天降甘霖,地生万物。四季的雨,是天与地之间必不可少的交流,也是万物赖以生长的源泉。都说春雨贵如油,夏雨充实江河,秋雨生清凉,冬雨呢?这冬雨似乎少有人提及,更似乎无人赞美,无人称颂。

我在人间已经经历了几十个冬季,也读过一些古今中外的诗书,也许是我有点孤陋寡闻,我至今只知道一句关于冬雨的似乎带点称赞意味的老话:“冬雨不烂路。”这是说冬雨雨量小,不会使道路变得泥泞。但这带点称赞意味的话,现在也只适合偏远的乡野,对于当下到处纵横的水泥路、柏油路来说,即使是暴雨来临,也只会积水,不会泥泞。

现在,我家的窗外正飘着冬雨,天空雾蒙蒙的。我突然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人们为何不见冬雨呢?想一想,这大约是人之情。冬雨每每带来萧瑟,带来寒冷,带来潮湿。且冬雨渐沥时,天空晦暗,大地上既无春天的绿叶可滋润润目,也无花朵来装饰心情。同时,冬雨不像夏雨那样有大地上旺盛的生长来回应,也无秋雨那样有凉爽来

□刘椿山

那天我正忙事情,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有记者想宣传他。由于当时实在是太忙,说了句让自己看着办,便挂了电话。后来忙完了手头的事情,打电话问父亲,他却谢绝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一个退休老头有什么好宣传的。

父亲是一位老党员,退休前在镇政府工作,退休后回到了农村,与母亲一道种起了庄稼,干干就是十几年,好像的确也没什么好宣传的。

又过了几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老乡,交谈中提到了父亲,他对父亲却是赞不绝口,说父亲做了不少好事,是个好人。我不知道父亲到底做了多少好事,但他的话一下子让我想到了记者要宣传父亲这件事,后来仔细一想,还真有两件事可以拿来说,只是时间过得有些久了,也不知道值不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父亲带头修蓄水池的事。我们家住在海拔1000多米高的半

□方鹏

我是喜欢雨的,雨有多种,江南的梅雨初下时是清丽的。在水乡小镇的街头巷尾,撑一把精致的油纸伞漫步其中,颇具诗意。只是游人们大多不太能耐受这十天半月的诗意,初到的兴致总在这渐浙沥沥的水乡小调里消磨殆尽。连视线里的粉墙黛瓦也跟着褪色,略显忧郁。

前年夏天去了一趟缅甸故都旁的维多海滩。初见蔚蓝色的大海,欣喜的情绪让我忍不住朝它狂奔而去。向着天际呐喊,迎着浪涛前行,一种欲与沧海角力的“狂妄”进出心田。海浪把我向岸边推却半米我偏要前进两米。在与大海激战正酣之际,“轰隆”一声惊雷,震得我如梦初醒。眼见远处黑云乌压压地推进过来。不怠思索,狂风骤起,豆大的雨

科普文学

名木的保护,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

我来到它的面前,就如同沧海一粟,渺小得无以言说。如果按人类的辈分往上追溯的话,它至少是我们的第一百代了。

那时的川西大地,还是一片蒙昧。是蒙昧的鸟儿衔子落地,还是古人随手栽植,抑或是风过留痕,不得而知,亦无从考证。我只知道,它就在那里落地生根,顺其自然,安下家来。以后的日子,它就守着自己的这一片天地,任凭寒来暑往,潮起潮落,不曾挪动半步。

如果我的祖先那时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话,那么它肯定见过我的祖先。他们也一定在它的庇护下躲过火辣辣的太阳,或是滂沱大雨。我想,我的祖先也会用我今天同样的眼光凝视这棵树。

时间过了500年,才在犍为郡武阳县(今眉山市彭山区)南境置齐通左郡,眉山才开始有了建制;又过了100年,隋末唐初,法宝寺开始修建,它才有了家;再过了400年,它才等来了苏洵、苏轼、苏辙。

当“三苏”以他们的祖居地三苏乡为圆心,向四周游历的时候,热闹的法宝寺一定不会被苏老泉排除在外。那用石板铺成的长长的盐铁古道,以及古道两旁精美的石窟造像,似乎正诉说着当年的繁华盛景。我相信,当年苏家三父子,定在这棵古树下饮酒赋诗,途中歇息。而后,他们再去登鳖山和栖云寺游学。

之后的之后,它又目送苏家三父子离去。这一送,就送了1000年。

苏洵在《木假山记》中说,木假山得来不易,它经历了重重厄运。然木假山

吟咏自然

伴随。冬雨冰凉,滴在手上、脸上,只会给人带来寒意与不适。

但在四季轮回中,各种不同的雨从天而降,带着不同的韵律与特质,各有各的妙处与道理,各有各的感受与启示。这冬雨于大自然,于人类难道就没有一点益处、可爱之处?我想,冰冷冬雨亦多情,伴随着觉外冬雨的淅沥,我对此做了如下的梳理。

从农业产生的角度说,如果这世间只有春雨的润物细无声,只有夏雨的灌溉,秋雨的送爽,而无冬雨的寒冷,以及冬雨凝成的霜雪的覆盖,来年的各种害虫与植物病害必然会加重。没有冬雨和冬雨凝成的霜雪的浸润与覆盖,来年冬小麦的长势便不会茁壮。同时,新春时的土壤也会因干燥而不适宜播种。所以寒冷的冬雨虽然常常令人感到不适,却是田野的甘霖,是来年各种庄稼丰收的一种基础保障。

从景观角度说,其实冬雨并非只带

人物素描

山腰,和我们家一起住在半山腰的还有5户人家。早些年,我们这几户人家吃水用水是个老大难,经常要到山脚下挑水,遇上天旱,还得去3公里以外的地方担水,去来一两个小时,恼火得很。有一次,一位邻居担着一挑水在半路上滑倒了,水洒了一地,水桶也摔坏了,那天那位邻居坐在地上哭了好久。这件事对父亲的触动很大,他发誓要修蓄水池,不能再这样苦下去了。1992年夏天,在父亲的带动下,半山腰上的几户人家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修了一口大大的蓄水池,大家再也不用挑远水了。如今,我们住在半山腰的几户人家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大家仍然经常念叨父亲的好,说要不是他当年带头修蓄水池,挑水要挑死,哪还等得到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话虽夸张,但却是个理。

生活随笔

滴覆顶而下,搅得这原本温柔的波涛跟着也凶悍起来,这时的雨打在浪涛里的“噼里啪啦”变成了一种警告。浇灭沙滩上人们的惬意,也浇灭了我的豪情。仓惶而逃!

我最喜欢的雨下在家乡重庆,一个两江环抱,终年苍翠的繁华都市。

众所周知山城的夏天是闷热的,我常喜欢在烈日稍有退却的下午,拥入碧波荡漾的嘉陵江中。一身臭汗得以洗去,一丝清凉能够浸透肌体。只是山城的夏日太过毒辣,落得这一江绿水时常有些温热,让人总感觉差些凉气。所以这雨来了,来得突然,来得让人初次与之相遇时还有些不知所措。可爱的是

一棵古树



是百年之木即可得。而我眼前的这棵古树,历经了2000年的时光,它会经历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恐怕连它自己都数不清了。可以肯定,2000年的光阴,山水形胜,沧海桑田,几经沉浮,地脉变形,它脚下那一隅早已面目全非。然而,它从漫长的时光隧道中走了过来,孑然挺立在我们面前,我想个中原因,除了土地上苍对它的垂爱,更有它自身的努力。它把“活着”作为最高追求,只要有一口水,一捧土,它就要一直活下去。它成为了生命的标杆,它将活物的寿命放大了到无限可能,它获得了世人崇敬的目光。

我围着这棵古树,转了一圈又一圈。岁月的沧桑,在它身上留下了沟壑百千满目疮痍,那是地震、洪流、兵燹、火灾留存至今的苦难图景。

我问过往路人:“这树有名字吗?”他们都摇摇头。有一个人回答我:“叫黄葛树呗,牌子上写着呢。”我去请教法宝寺僧人,他说:“就叫法宝寺黄葛树吧。”竟然,它还没有一个自己的专属名字。

曾有一位知名作家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他如何为一棵古柏取名而颇费心思。眼前这棵古树,它何需一个名字,它那傲立的身姿,它那沧桑的躯体,它那2000年也就是73万天的光阴,就是无可替代的名字。

如果这棵古树也称得上文物的话,它绝对是一级文物,况且它还是活的。2000年的古树,它栉风沐雨,活出了光阴的分量。

关于光阴这个永恒的哲学命题,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解答,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苏东坡,首创了“一日两日法”。他要以“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步伐,跑在时间的前面,把光阴拉得悠长悠长,一日当成两日用。这是一种活法。

而另一种活法,则如眼前这棵古树一般,岿然不动又安然若素。风来了它就抖动下枝丫,日头毒了它就张开如伞的华盖,鸟儿来了它就捧出丰盈的果实,大雪来了它就热情相拥;蚂蚁甲虫在它身上安了家,人们为了祈福在它身上拴上了红绳,一切都那么自然,一切都那么美好,光阴就在这相遇而安中愈加久远。

在古树这里,光阴是一种坚守,一种定力,一种淡然,一种超凡脱俗,一种物我两忘。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黄葛篇》中写道:“黄葛生洛溪,黄花白绵絮。青烟万条长,缭绕几百尺。”黄葛树又名大叶榕、大青树,在佛经里被称为菩提树,是“神树”。这样看来,这棵2000年的古树,以法宝寺相伴,也算缘分深深天作之美了。

即将离去,我转过身来,再次凝望这棵一头连接着遥远的过去,一头连接着不可预知的未来的古老的黄葛树。它穿透时空,让我完全不能想象它光阴的尽头,就像我无法想象宇宙将终结于何处一样。

(作者单位:四川省眉山市政协)

入下一个阳光和煦的春天。

从个人心理成长的角度说,四季的雨都包含着启示。如果说春雨像真挚的爱抚、夏雨像热情的赞扬,秋雨是令人愉快的称许,那么天地间的冬雨,好比人世间诚挚的批评、甚至严厉的指摘,有时虽然会带来某种不愉快、不高兴,甚至恼怒,但细细想想,一个人在人世间行走,怎能不学会接受批评?甚至学会能接受指摘?怎能不学会坦然地面对批评,并积极地自省?世间有四季,谁也不愿意成为“三季人”。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如果只有春雨、夏雨、秋雨,是有重大缺陷的;如果在这人世间只能接受爱抚、称赞、称许,却不能接受批评、指正,甚至指摘,那么这个人怎能更好地在人生道路行走?

四季的雨,冬雨是一种对比与衬托,因为有了寒冷的冬雨,我们便能更好地感受春雨、夏雨、秋雨。须知冬雨亦是天降的甘霖,虽然冷冷的,但与其他季节的雨一样多情。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冬雨,并在思想上、感情上领略冬雨带来的美好与启示。

(作者系《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一换,照样参加修建。那时我还是一名高中生,周末回到家里,父亲让我也要参加劳动,我永远也忘不掉,满天飞雪中父亲带着乡亲们挥汗如雨修公路的劳动场景。那条路从1995年的初秋一直修到1996年的夏初。通车的那一天,父亲从单位赶了回来,他站在公路边上,看着轰隆隆隆隆朝家门口开去的拖拉机,笑着对几个年轻小伙子说:“这下再也不担心找不到媳妇了。”一席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如今20多年过去了,赶上好政策的半山腰上的几户人家,孩子长大后,有的搬到了镇上,有的住进了城里,留守下来的差不多都是些老人。即便如此,父亲每年都要带着他们维护那条公路,修修排水沟,整理整理路面,砍砍路边的树枝,他说这样在外面工作的人,开车回来好走些。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一直在默默为他人“修路”的人。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

之,但见急促的雨点拍击江面,江中泛起层层白雾,映得江色空蒙。心念此景如此之美。先前的犹豫全抛诸脑后。起身仁立感受洗礼,伏身凝视雾中江色。全身被这天水、江水、与风真真切切的“入侵”却又大感酣畅淋漓。还觉不够,涌入江中,听!江中响起游人的声声长啸,我也跟着啸了起来。但希望这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或许人性的贪婪在此刻得到了最精准的诠释。在天与水与山与人交融时刻,也就是这雨最华丽的乐章。

只是好花不开长,好雨不长下。不长时间,倾盆的大雨渐变舒缓。起先不安的心竟会变得失落起来。待到云开雾散时,雨的声音不见了。雨的气味也淡了。人总在失去的时候心如明镜。哦,我是如此爱这雨,只期望尽快再与之相遇。

(作者系百川文艺社会员)

诗花烂漫

一片云

□黄勇

陡然降温把城市摔入冰窖
天空飘摇的树上
一片云在枝头摇摇欲坠
灵魂里藏着身体
生命的神经茫然四顾
不知道要去往哪里
因为去哪里都是孤零的

渴望阳光的街巷路口
氤氲着美食的欲望
这尘世间的繁华如冰花
纵使凛冬环伺也要傲然怒放
其实,可以像一棵树那样
即使叶片落尽,灵魂仍在
无论阳光还是月光
一片云都不会失去天空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雪花飘(组诗)

□王行水

◆雪落雪峰山

深一脚浅一脚
走在回家路上
正好遇上雪花飘飘
炮竹已开始引爆新春
传统佳节在张贴年画
风中雪花咧嘴欢笑
神采飞扬伴我前行
我在回家雪花也回家
雪落雪峰山
就是游子归故园
雪花与我同出一脉
冷艳的外表下燃烧着火
天苍苍野茫茫任君畅游
忘不了在我养我三亩黄土
除夕夜的闲聊
大年初一的祝福
都是堆在血液里的干柴
一点上回忆就烈焰熊熊
霰雪与绵雪夹杂混舞
往事在凝望中纵横穿梭
心底多少话憧憬着团圆
团圆那一刻却只识桑麻
一朵朵雪花落地成泪
又在眼眸上涨起春潮

◆寒风吹彻

刮落了星刮落了月
天边寒风吹到人间
大山微微颤抖
落叶纷纷逃窜
一盏孤灯独燃在暗夜
守护最后一点暖色
梦被掀开了被盖
寒风中冻作一团
耳朵听到白雪的流言
思念散落在风中凌乱
隔着墙隔着窗
触摸到风的猛风的寒
让人如此地支持不住
瞄着心的罗盘
借孤灯发射自己的影子
因为油料耗尽
只是就地踟蹰一下
从此偃旗息鼓
树影婆娑中

◆别以为

想把所有的梦
还原出来
趁夜深人静
穿上制服培训
交代下去一个任务
命它们全部去想你
与你远隔千山万水
道不尽的峰回路转
有时淡忘
有时记起
这些都浮在表面
是活在浅水之上的
蜉蝣或小鱼小虾
刻骨铭心的思与念
背负着千重浪今生缘
活跃于海底世界
可能每个年龄段
都能年龄出自自特色
唯独你像血液
在我全身点火
你在他乡还好吗
好久未联系
问候也苍白
像阳一样虚弱无力
苍茫世界予予无助
以众力众智博出上位
爱却是小九九
一条钻心的泥鳅
身外之物帮不上忙
孤灯又是一夜孤火独照
别以为飞出我的视线
你就不再是梦中蝴蝶
别以为雨雪又飘来
寒冬腊月将病情冻结
我面对雪峰山掌心化雪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季节写意(组诗)

□冯国平

1 秋风

一夜秋风
将绿叶打炼成金箔
辉煌的森林顿变成一轮夕阳
你打扮得漂亮寂寞的宫廷
是为那白雪之季的到来吗

2 秋雨

走在蒙蒙的雨中
寻找我春日的明媚
秋月 惨白的花
失血的蕾
赠我一片
枯黄的瓢坠

3 秋叶

经不住这黄色的诱惑

和风凉的世故
每当我看到南往的大雁
就听到了你凄苦的分离

4 蝉声

隐忍失落的歌声
将你亦如蝉娟的羽翼翻阅后
又悄悄回到巢穴
磨砺着来年的音韵

5 初雪

镰刀收割尽
田野的干草气息后
明晰的月亮变得清冷而含蓄
高高低远的飘落之声
转眼
桦树的手指
已纷纷涂上一层薄薄的胭脂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浴雪冬树。 陈闯珍 摄